



在安溪这片浸润着闽南烟火气的土地上,高甲戏的锣鼓声穿越百年街巷。安溪高甲戏向来以丑见长,那些踩着矮桩步、晃着歪帽翅的丑角,从来不是简单的笑料制造者。从安溪城隍庙的庙会戏台到乡村堂会的临时搭台,他们用歪斜的步态丈量着世道人心,以夸张的脸谱勾勒出人性褶皱,靠千锤百炼的功夫撑起艺术筋骨——这便是安溪高甲戏丑角的“三分丑态”里藏着的万千气象。

融媒体记者 邱丰  
通讯员 黄如宝 文/图



高甲戏《凤冠梦》,剧中为李元顺饰演者石福林。



《凤冠梦》剧照



高甲戏《李光地》剧照

高甲戏《玉珠串》剧照

# 高甲戏丑角：丑态万千 照见大美

壹

丑里见匠心：四十年淬炼的喜剧巅峰

近日,2025年度国家艺术基金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安溪高甲戏《凤冠梦》全国巡演圆满落幕。这场由安溪县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创排演出的经典讽刺喜剧,在一个月内横跨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四省,在永嘉、金华、兰溪、义乌、宁波、昆山、合肥、武汉八座城市连演十六场,各地戏曲爱好者称赞演出“好戏连台、高潮迭起”。

高甲戏《凤冠梦》是由著名剧作家诸葛格于1982年创作,著名导演吕忠文、钟世山导演的经典讽刺喜剧,自1983年首演以来,历经四十余载舞台

锤炼与精心打磨,至今仍熠熠生辉,被誉为“高甲戏讽刺喜剧的巅峰之作”,成为高甲戏久演不衰的“看家戏”。

该剧以明代嘉靖年间的官场为背景,通过吏部郎中李元顺屡婚约、攀附权贵的种种丑态,生动刻画了其“脚踏两只船,谁家胜来谁家亲”的势利嘴脸,深刻揭示了功利社会的虚伪本质。剧中以李元顺及其女儿的趋炎附势,与春娘和沈少卿之间淳美真挚的情感形成鲜明对比,对两种人生态度作了淋漓尽致般的演绎,在正反面人物的强烈反差中凸显戏剧张力,传递出“真善美永存人间”的永恒主题。

高甲戏《凤冠梦》的最大特色在于其精妙绝伦的丑角艺术。剧

中,李元顺这一角色通过高甲戏独特的丑角表演技法,将一个趋炎附势、见风使舵的官场人物刻画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将社会百态、人性弱点以夸张讽刺的丑角艺术手法呈现于舞台上的表演之中。诸如“天庭宽宽、眉眉弯弯、脸孔圆圆”等递进式描写,不仅令人击节称绝,更使人物形象跃然台上,展现出高甲戏独特的艺术魅力。巡演中,安溪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的演员们以炉火纯青的表演技艺和饱满的艺术激情,将这部经典的精髓展现得淋漓尽致。



演出场馆,观众带着《凤冠梦》折扇进场拍照打卡。

叁

丑里见人性：铁观音香里的真实褶皱

安溪高甲戏的丑角,从不做道德完人,他们以“丑态”为画笔,勾勒出人性幽微的万千褶皱。在高甲戏《玉珠串》中,穷汉丑“丁四”的形象,恰如铁观音茶汤的复杂层次,苦涩与微甘交织,将市井小人物的生存挣扎与灵魂微光展现得淋漓尽致。

丁四,这个“穷者思富”的市井无赖,是推动玉珠串风波的关键齿轮。《玉珠串》的深刻,在于将丁四置于鲜明对立的人物群像之中。一方面是以银娘、柳青、柳母为代表的劳动者家庭,他们安分守法却疾恶如仇,银娘为正义上殿辨珠,彰显底层民众朴素的道德力量与智

慧坚贞,是剧中“美”的基石。另一方面则是丁四、土财主钱三、刺史马文广、太尉卜重庸构成的欲望链条,他们各怀鬼胎,通过偷盗、欺诈、利诱、威逼追求财富和权力。丁四是这条链上最底层活跃的一环,他的“鼠性”发财经在更体面的丑角面前显得格外卑微可怜又可笑。剧中“献珠”一场,堪称高甲丑角艺术美学的集中爆发,舞台采用“五男丑在后鼓吹,四名丑婆在前表演”的精心编排,以近乎漫画式却极具艺术张力的群丑表演,将各角色献珠邀功时的贪婪、谄媚、倾轧、洋相百出呈现出来,将生活中的“丑”升华为舞台上的艺术“美”,实现

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

丁四的复杂性正在于此:他的偷盗欺诈见风使舵,是其生存困境与道德沦丧的写照,是人性贪婪怯懦的“丑”态,他的表演者宋军泉深刻外化了这种被欲望扭曲的状态;然而,在那极致的“丑”态下,丁四那“格外可怜可笑”的发财梦也透露出底层挣扎的无奈,在特定情境下可能闪现一丝未被完全泯灭的本能人性微光。这种“丑与可怜”“可恨与可笑”的交织,使得丁四成为复杂人性的生动标本。丁四的“三分丑态”,在精妙的戏剧结构与精湛演绎下,如同一面棱镜,折射出人性在欲望与现实挤压下的万千气象。



高甲戏《玉珠串》剧照

贰

丑里见乾坤：茶乡烟火里的世道镜像

安溪高甲戏的丑角舞台,永远飘着铁观音的清香与市井的喧嚣。在经典剧目《李光地》第五场的精彩交锋中,李光地与丑角吴禄礼、柴师爷的心理较量,堪称运用丑行艺术揭露官场黑暗,烘托清官形象的典范。

一开场,河官吴禄礼踩着高甲丑特有的夸张步伐念唱登场,唱词直白辛辣:“生意好做房地产,天下好缺是河官。朝廷拨款百千万,仓库材粮堆如山。指头一粘就发大财,免讲大揽与大贪。最好天公落大雨,崩堤溃岸冲空。若是有人来查账,我都推给海龙王!”其嚣张的肢体语言与毫不掩饰的贪腐自白,瞬间将

一个小小“河蛀虫”的丑恶嘴脸与盘剥逻辑暴露无遗,正是封建官场“硕鼠”形象的生动画像,也是对“官欺民”现实的辛辣讽刺。

随后,乔装成测字先生的李光地与吴禄礼随即展开一场暗藏机锋的“测字”较量。这段情节设计精妙,当论及豆腐渣河堤工程与吴禄礼的命运时,“歹”字一出,暗藏危机;更是直指其贪腐下场——“不知歹就危殆,加一把刀就着捉去剖。”原本得意忘形的吴禄礼,在“测字先生”步步紧逼、直指要害的盘诘下,心理防线彻底崩溃,洋相百出,竟吓得钻入桌底,慌乱中连其舅父明珠、巴寿等后台也一并招供。李光地此举,于谈笑间悉奸

究,于无形中收集罪证,正是“大直若屈,大巧若拙”的智慧体现。

明珠、吴禄礼等人的“丑”,是权势之丑、贪欲之丑、渎职之丑;李光地的“美”,是担当之美、智慧之美、清廉之美、牺牲之美。这些“丑角”的存在及其所作所为,虽然没有掩盖李光地的光芒,反而在极致的对比中,让那“夹辅高风”的牌匾,以及牌匾所代表的精神,显得更加巍峨不朽。这便是高甲丑角艺术“以丑见美”的磅礴力量——丑恶愈甚,则与之斗争、超越它的崇高之美,愈显珍贵夺目,直抵人心。

肆

丑里见功夫：泥土里长出的表演筋骨

安溪高甲戏的“丑态”万千,并非凭空而来,其筋骨血脉深扎于安溪的泥土,淬炼于演员的汗水和岁月的磨砺。这“丑”的艺术高度,归根结底是“功夫”的结晶——是千锤百炼的技艺传承,是扎根生活的深刻体悟,更是剧团在时代洪流中生生不息的生存智慧。

一级演员王琼芬道出高甲戏丑角表演的真髓:“强烈、鲜明、辛辣、诙谐、幽默、滑稽、夸张”,需用大幅度的动作,精准刻画出讽刺对象的灵魂。这看似随意的“丑态”,实则是行当规范下的极致控制,分寸拿捏,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他说,高甲戏丑角以“丑中见美”“美中见怪”“怪中见俏”的独特魅力,让人喜爱、让人寻味,观众

情不自禁随着演员的“丑”化而哈哈大笑、拍手称绝,让观众从“丑”中见到“美”,这就是“丑”的美学与魅力。

饰演“丁四”的宋军泉深有体会:“塑造一个准确鲜明的人物形象很不容易。”他不仅精准捕捉角色的“鼠性”本质(警觉、钻营、多疑、机灵),更创造性地化“拙”为巧:吸收提线木偶的机械笨拙,顾盼灵活之神韵,融入夸张、异形、忘形、变形、突变等艺术手段。

即便是扮演“李光地”这类相对正面的角色,“李光地”扮演者石福林也强调其底色中带有剧种特色,“在我的戏剧生涯里,‘儒雅忠勇’这样的角色不多,而且在高甲戏的戏剧行当里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点丑角的

剧种特征。而高甲戏《李光地》里面的李光地儒雅本色又坚毅沉稳,尽管还有诙谐幽默,但尽量在忠烈与愤懑中稳住所塑造的形象。”他说。

安溪高甲戏艺术保护传承中心(原安溪高甲戏剧团)主任谢志斌深知:“一个好剧目,成就一台演员、一个剧团,甚至使整个地方戏市场焕发生机。”这朴素的认知,道出了剧团生存的筋骨所在——以作品立身。有着73年历史的剧团,从“副业养团”谋生存,到年演超200场、获“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荣誉,再到拍摄4K高甲戏电影、建现代化戏曲中心——他们以坚守与创新,让泥土里长出的表演筋骨,始终铿锵有力。